

教育部第 8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翻譯文學」指定翻譯文本 1

【著作人】亞榮隆·撒可努

【著作名稱】〈飛鼠大學〉《山豬·飛鼠·撒可努》

【內文】

春節快到的時分，是飛鼠開始談戀愛、尋找另一半的時節。

在夜裡你可以聽到飛鼠互相求愛的聲音。有時候整片山谷在同一時間內會響起此起彼落的求愛節奏，那是一棵樹上停了五六隻的飛鼠，一起在那裡談情說愛的盛況。但這種景象卻在我上國中時消失了，山谷裡很難再聽到飛鼠互相求愛的聲音。飛鼠突然的消失，原因有很多，人為的破壞、十字弓的氾濫以及不肖獵人的濫捕都是原因，白天捉晚上打，就算飛鼠再多也會被捉完。

我問過父親，為什麼山上的山老鼠和飛鼠愈來愈少了？

「有一天，我看著山上的老鷹未再飛翔於山的那一頭，我就知道，那裡的動物已開始遷移到更遠的地方。」父親這樣說著。

他說，全世界最笨的動物是飛鼠，最乾淨的也是飛鼠，原因是飛鼠是一種笨到會等你來捕捉的動物，夜裡他對燈光和亮的東西都非常的好奇，只要你拿燈光照著他，他就會待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飛鼠在白天時都躲在他的樹窩裡。一隻飛鼠可能有二、三個樹窩，而通常他都會選擇一個窩，長期固定的睡在哪裡，除非有人來侵擾或是被強佔了，才會離開，搬到別的樹窩去。

小的時候跟著父親打獵，常仰著頭尋找樹上的飛鼠窩，找飛鼠窩全憑經驗。父親說，只要把自己想成是飛鼠，就能找到。

例如，飛鼠絕不會單獨的住在一顆樹上，或是住在會刺激皮膚發癢的樹窩裡；也不會住在漏斗狀的樹窩裡，不然下雨的時候會積水，變成游泳池。飛鼠是最笨的動物，每一次發現飛鼠的樹窩時，父親就會拿出他自製的網袋，綁上一根很長的竹子，準確的封住樹窩的洞口，再用力的敲擊樹幹，飛鼠一緊張，第一個反射動作就是朝著樹洞飛去，當然守在外頭的網袋，就能很輕鬆的網到他。當飛鼠被捕捉時，會開始掙扎，而網袋會愈縮愈小，也就限制了飛鼠的動作，最後只見一團灰棕色的飛鼠窩在那裡。

的確，在動物圈裡飛鼠算是最乾淨的動物，幾乎全身上下都可以食用、利用，連腸子內未消化的東西都可以擠出來配米酒喝，老人家常說飛鼠腸子裡的東西最補。在部落裡我也常看到老人家生食飛鼠腸子中未消化完的東西，配著米酒，說著以前的戰功。

父親曾在一次捕捉飛鼠時，向我表示：「兒子，你知道嗎？飛鼠也有分山地人和平地人。一般我們所看見全身灰棕色的飛鼠是住在地形比較低的地方；而身上帶灰黑色，身上和頭部都有白色斑點的飛鼠則住在較高的地方，冬天高山較缺

乏食用的食物，在靠近山的稜線以下都會看得到他們。住在高山的飛鼠又比灰棕色的飛鼠更笨，因為灰棕色的飛鼠早已學習到如何躲過獵人的追捕及與人的利害關係，因此才得以繁衍生存。」

有一次我跟著父親到松子澗（林務局示範山村）的獵場找野蜜蜂。走著、走著，突然我頭一仰，叫住了父親：「爸，你看那個樹洞會不會有飛鼠。」

父親仰著頭輕輕地對我說，要我注意待會兒飛鼠的動向。

父親輕輕地走到樹洞下，又輕輕地往樹幹敲了幾下，只見樹洞露出了飛鼠的頭東張西望，觀看四周，懷疑的眼光很想知道是誰吵醒了他，警戒的眼神想把四周看透。

過了許久，也不曉得飛鼠知不知道我們就在附近，我輕輕地動了動身子，躲在另一棵樹的背後，只見在樹洞探頭的飛鼠已不知去向。這時候父親不知從哪裡找來了好幾丈的棍子，把褲子當網袋將兩頭的褲管都打死結，插皮帶的地方用一支很大的 Y 字形木條穿過，就成了很克難的簡易網袋。一旁的我只見父親穿著黃色舊舊的橡皮雨鞋，破破的內褲，樣子既好笑、又滑稽。

動作輕輕地、慢慢地，周圍的一切好像都在觀看著父親的一舉一動，克難的網袋慢慢的接近樹洞時只見父親用力的蓋上，但不見飛鼠飛出，父親喊我，要我用斧頭在樹幹用力的敲擊，但怎麼敲都敲不出來，只聽到山裡的回音。父親這時候說：「哇！這隻飛鼠天天都有上課，可能國小有畢業，一般的飛鼠只要網袋一套住樹窩，就會笨笨的朝網袋衝去，來個自投羅網，奇怪，這隻怎麼不飛出來。」

父親納悶著，過了許久，也不知道飛鼠從哪裡飛出來，停在對面山溝的大樹上。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被這隻飛鼠擺了一道。等父親爬上樹察看後才知道，這隻飛鼠聰明到了了不起的地步，竟然留有後門，這隻飛鼠在選定這棵樹作為他的家時，就已知如果有一天遭受攻擊時，後門是逃生的路徑。

父親搖著頭說：「這隻飛鼠，不只國中畢業，可能已經考上大學了，不然怎麼這麼的聰明。」父親解下用褲子作成的克難網袋，穿回身上，「哼！下次再來，一定要抓到他。」父親已把他的後門用樹枝封住，並信誓旦旦表示，下次再來一定抓得到他。

「爸！飛鼠真的有大學嗎？」我好奇的問。

「有哇！他們都是夜間部的。」我聽不懂，父親又說：「飛鼠是夜行動物，他們常聚在一起研究生存的發則，而逃生和躲過獵人的追捕是必修的學分，與獵人鬥智則是更上一層的課程。」

這一次上山，父親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我急忙地答應，當然要去。父親準備好了捉飛鼠的工具，這次是有備而來的，一定要抓到那隻聰明的飛鼠。

走了好久，下午時才走到上次與那隻飛鼠相會的地方。我們動作輕輕地，那隻飛鼠好像還未察覺到我們來了；父親要我注意飛鼠的動向，他慢慢地移動身子，很快的已佇立在樹洞下，父親拿出上次藏起來的長棍子把自製的網袋綁好。動作慢慢、輕輕地，在套住樹洞的那一剎那，我迅速的拾起地上的木棒往樹幹敲擊，

但就是不見飛鼠飛出，「爸，是不是飛鼠還沒有回來？」

「有可能喔！」父親再次囑咐我，再用力敲樹幹，但還是未見飛鼠飛出，父親知道不能輕易的把套在樹口的網袋拿掉，怕網袋一拿掉，聰明的飛鼠又會飛出去了。父親要我替他抓住套在樹洞外的網袋，而他很快的爬到樹上，手上拿著樹枝和茅草，「我就不相信這次用火燻燻不出來。」

父親把上次封住的洞口塞滿了小樹枝和茅草，點燃後用力的吹氣，使濃煙朝向洞內，想逼使飛鼠由套住網袋的樹口出來，但始終無法把那隻聰明的飛鼠逼出來。父親正感到奇怪，為什麼還是不出來時，才發現原來那隻飛鼠已躲在另一個腐敗中空的樹幹，窩在裡頭，鼻子微微的露在樹幹乾裂的洞口外，深怕吸到濃烈的煙味。

父親把飛鼠躲藏的那個樹幹整個鋸掉，再用樹枝和泥土封住缺口，緊緊的讓飛鼠沒有移動的空間，父親說：「這隻飛鼠是我打過這麼多的飛鼠裡最聰明的一隻，我看這隻不只大學畢業，可能還曾經到國外留過學，不然怎麼會知道我要抓他，而且還聰明地想到要在做窩前找一棵有相通樹洞的樹，以預防被攻擊時有逃生的路徑。」

夜裡，父親把祖父找來，跟祖父訴說他是如何、如何的抓到這隻飛鼠。祖父說：「這隻飛鼠簡直比人還要聰明，還好你抓到他，不然他就會把這次的經驗告訴別的飛鼠，那以後我們就很難再打到飛鼠，因為他們變聰明了。」

父親「獵人哲學」必修的課程：「把動物當成人看待，把自己也想成是動物，你就會了解他們的習性，聽得懂他們說的話。」

我的家族一直是獵人的家族，由過去到現在還是一直守著獵人的火，山林是延續獵人生命的源頭，唯有了解動物的生息，才能掌握自然的生存法則。從小父親便帶著我打獵，他對自然的那份尊敬，我深記在內心。我未看過飛鼠大學，但我相信飛鼠讀的大學一定是夜間部，也承認父親對自然界事物的看法有他獵人哲學裡的範本可循。

教育部第 8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翻譯文學」指定翻譯文本 2

【著作人】廖鴻基

【著作名稱】〈鬼頭刀〉《討海人》

【內文】

漁船鏗鏘的引擎聲，響徹黎明港灣，破曉晨風迎面吹拂，海上一片霧色茫茫。

船身吃浪起伏，把墨藍海水掘犁成翻花的白浪。東邊天際的雲彩如睡醒的猛獅，伸展著紅彩爪牙；海面波光點點，迤邐匯聚霞紅天際。沿岸路燈串連成彎曲的燈籠，明顯標識著陸地與海洋的區隔。當我想到，除了漁人很少人能夠在海上探望自己的家鄉，心情就莫名的興奮起來。

巍峨靜藍的中央山脈，像一座高大城堡般屏障著山腳下的小小城市。生活四十年的家園在山海的夾層中，不過是一線扁平的亮白。

四百多年前，當葡萄牙水手航行經過東部海面，曾經忘情高呼「Ilha Formosa!」真是個美麗島嶼啊！同樣位置，同樣讚嘆，卻有不同樣的心情。這個美麗島嶼承載我們的悲傷喜悅，與我們血脈相通，是我們俯仰生活的島嶼。當我們離開海洋返回陸地後，我們清楚知曉，她的美麗保存了多少？

飛魚衝破海面凌空飛起，像一隻亮白的飛鳥，低空劃過東邊浮出海面的火紅朝陽。飛魚飛越了比我歡呼聲更持久的距離，在一個漂亮的弧線轉彎後，墜入海中。掌舵的海湧伯說：「飛魚在逃避，逃避鬼頭刀的追擊」。

鬼頭刀，果然是海中的一把快刀。牠快速的身影從船邊一閃而過，在深邃的波光中閃耀著青藍光芒。偶爾，牠會放慢速度，甚或停在船邊，用好奇的龍銀大眼與我在不同的世界裡相互對望。那眼神肆無忌憚，高傲銳利得像把刀。

當飛魚將被追上，驚慌的躍出水面，逃避到另一個空間裡飛翔。水面下，鬼頭刀以牠驚人的爆發力，繼續盯住在空氣中快速拍動翅鰭的飛魚，也算準牠落水的時刻。從容優美的迴身轉彎，把嘴巴特別張大，等待飛魚的歸來。

出海的心情就像那一隻隻躍起的飛魚，逃開陸地上的瑣瑣碎碎，自由的在另一個世界裡翱翔。但是，逃避得了嗎？海洋終究是飛魚生活的家園，就像港灣終究是船筏航行的終點。

漂浮在海面這一方搖擺不定的小小空間，只是個暫時逃避的場所，這片水世界裡，陸地上複雜的人際關係僅存我與海湧伯單純的同舟情誼，剩下的就是人與大自然、人與海洋，那勿須語言，勿須技巧，嚴肅而直接的關係。然而，岸上雖然是那樣的擾攘不安煙塵滾滾，但是，血脈、情感、魂魄都與那塊島嶼牽絆相連，如同海湧伯常說的：「回去吧！起風了。」

海裡的魚群生性驚惶，只有海豚和鬼頭刀肯大大方方的靠近船筏，而牠們又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式跟漁人接觸。

海豚常常會跟在船筏邊跳躍，雖然牠們的泳速遠遠高過船筏，但是牠們就那

麼俏皮的跟在船筏邊戲耍。

這時，海湧伯會把船舵交給我，也許他的年紀不再合適這樣的遊戲。我會加足馬力，把滿舵，讓船筏急速的壓向跳躍的海豚，海豚會跟著船筏的轉彎而轉彎，仍舊與船筏保持一定的距離在船弦邊跳躍。再把舵搖向另一個方向，讓船筏快速離開，牠們立刻又跟了上來，始終與我們保持一段安全距離。就這樣跟牠們在寬廣的海域蛇行、繞圈子。在牠們躍出水面的瞬間，我常看到牠們的眼睛帶著笑容，像一群頑皮的猴子。

那樣友善的接觸，卻始終保持警覺，感覺是溫暖的又有點清冷，不曉得是海豚的聰點還是漁人的悲哀。

曾經看到一隻躺在魚市場的海豚，魚背上一橪黑色的洞是魚槍標中的痕跡。長嘴下的一排牙齒竟然那麼潔白晶瑩，像極了人類小孩初長成的健康牙齒。

海上遠遠的，時常可以看到一圈激起白色浪花的海面，海豚的背影在其間穿梭跳躍，這是一群海豚正在享用鯉魚大餐。年輕力壯的海豚會分頭追趕一群鯉魚，逐漸把鯉魚群趕入牠們圍住的圈圈裡，讓家族中的老弱婦孺共享大餐。人們也沿用這樣的方法把海豚圍入淺灣中，然後集體屠殺，不為了生活的必要，而像是嫉妒牠們的聰明，或是怨恨牠們的頑皮。

鬼頭刀也會游近船筏，但感覺總是那樣恍然，突然出現又突然失去踪影。牠游近船筏可沒覺得牠的善意或者惡意，僅僅是路過或者因緣際會罷了。牠一點也不在乎船筏的陰影，不在乎船上虎視眈眈的漁人及漁具。偶爾牠會好奇的停下來與你瞪上兩眼，然後從容離開。牠那毫不畏懼的眼神，顯現牠不是智商不足，就是信心十足。

鬼頭刀不同於一般浮游魚類慣用的灰黑保護色調，牠美麗的色彩像極了熱帶雨林中的花彩鸚鵡，不但不驚惶避諱任何注視的目光，反而是驕傲的展現自我的存在。兩片鮮黃胸鰭平衡著青色的流線身軀，像一艘在海洋中悠游翱翔的潛艇。牠的背上綴飾著藍色發亮星點，在墨藍的海水中如武士佩戴著勳章般的神氣，也像夜暗星光般的神秘與詭異。

雖然在魚市場裡鬼頭刀算是賤價的魚種，但是賣價的高低並不能絲毫減損牠在我心目中的價值。我覺得牠的價值表現在生命上，就像牠身上美麗的色彩與藍色星點，這些美麗，當牠離開海洋離開生命後，立刻蒸發似的消逝無蹤。將近五年的海上經驗中，每次看到牠們，我的心情都會像槳葉攪動後的海面般，波波痕痕。

初初下海的那年夏天，一個烏雲滿天的傍晚，暴風雨正盤算跟著夜幕來襲，海湧伯把引擎催趕成急迫的回航節奏，船隻在立霧溪海口，一條大魚咬中了我們船尾拖釣的假餌，八十磅的粗線及緩衝用的內胎橡皮瞬間被拉成筆直，時空似乎凍結住了就等候斷裂的一聲巨響。我幾乎是尖叫呼喊著告知駕駛艙裡掌舵的海湧伯。海湧伯緩下船速，回頭看了一眼那條在船後凌空翻跳的大魚，示意我，拉牠上來，而且，並沒有要過來幫忙的意思。

拉扯了半天，那大魚驚人的力量折騰得我掌心都起了水泡。好不容易將牠拉

近船尾。牠也似乎認命了，終於安靜下來止跳躍。這時，我清楚看到水面下這條巨大的鬼頭刀，粉紅色的假餌斜掛在牠嘴角，拉靠近船邊的最後這一刻，牠游水的姿態竟然還十分從容。牠充滿自信的緩緩游向左側，用牠大大的左眼狠狠瞪我，那眼神毫無畏懼而且十分的不在乎，然後又悠閒的游向右方，右眼一樣的對我射出倨傲的神采。

當牠背上藍色明亮的星狀光點迷惑在我瞳孔上時，一股強烈的意識瞬間進入我的腦中，清楚的告訴我：「你已經失去了這條魚！」

最後在提牠上船的剎那，牠甩了甩頭，輕易的扯斷了我手中的魚線。

握著繩頭，我悵悵的站在船尾。背後的海湧伯清楚看到了這場拉扯，他用諷笑的語調說：「幹，未戰就先軟，免講嘛牽伊未起。回去吧，起風了。」引擎再度恢復急迫的節奏，一下下沉痛的撞擊我心。

我的夢裡，開始出現了跟鬼頭刀搏鬥的場景，那倨傲桀驁的眼神經常壓迫著我的夢。一遍又一遍，我撫摸著銳利的魚鉤，一遍又一遍，我把鮮艷的假餌提在眼前晃動。這段日子，我時常幻覺進入鬼頭刀牠的眼、牠的心，終日沉浸悠游在藍色冰涼的海水中，我抬眼看著船筏底部的黑色陰影在我頭上的海面光影中滑而行而過，槳葉打出一團翻滾的白色泡沫，保持深度。我靜靜的等待，等待泡沫後那隻跟在船後游動的鮮美目標。

來了，衝過去！大大的張開嘴，狠狠的咬下去……

咬下去剎那，意識又瞬間轉換到船上拉緊漁線的討海人，正強烈的感受鬼頭刀中鉤後強勁拉扯的抖動。從海中的鬼頭刀到海面上拉線的漁人，我的精神陷入這樣的輪迴中，一遍遍的反覆演練，從不疲倦。

鬥志逐漸被激發成激昂的獸性，等待牠再度出現的心每一次伴隨著我出海。這段期間，海湧伯看出我的沉默及我眼中燃燒的火炬，卻始終不曾為我說一句鼓勵的話，也許他期待的是一場公平的戰爭，或者，期待一堂漁人入門的必修課程。

教育部第 8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翻譯文學」指定翻譯文本 3

【著作人】蔣勳

【著作名稱】〈鳳凰木〉《大度·山》

【內文】

南臺灣最典型的植物，鳳凰木要算其中不可少的一種了。

許多學生文藝性的刊物，喜歡用「又是鳳凰花開的季節」這樣的句子；雖然已成俗套，卻也說明著鳳凰木與這炎熱夏季的南方島嶼有著多麼密切的心情上的牽連。

大度山上也多鳳凰木，且有樹齡達二、三十年的老鳳凰木，樹幹高十數公尺，枝葉紛披，覆蓋面極大。特別在夏季，溽暑之中，走在鳳凰木下，一片清涼綠意，不禁要抬頭仰看，感謝它的覆陰呢。

鳳凰木生長頗快，是熱帶地區吸收雨水、陽光，快速發育成長的典型。但是也因為如此，鳳凰木枝幹鬆脆，山風強的時候，就常見斷脆的枝條掉落一地，十分狼狽。

鳳凰木根也不深，連著幾天豪雨，土壤流失，竟然有土坡上十數尺的老鳳凰木，根部失去護持，整株傾倒的。

古人說：「松柏後凋於歲寒」。大抵在寒冷、艱困、貧瘠中生長的生命，爲了抵抗惡劣的環境，都自然生長出一種堅實牢固的特性。鳳凰木是熱帶地區受陽光、雨水嬌寵的植物，它無阻礙地伸展枝椏葉脈，給陽光、給雨水，給一碧如洗的艷麗的藍天，而它，在享樂安逸中，也渾忘了憂患、災難。

鳳凰木的葉片很小，每一片只有米粒般大，點細如萍。它們借著橫向伸展的枝莖分脈生長，連綴平鋪成如鳥翼一般薄而廣的葉羽，層層相覆蓋，受風時，上下招展飛動，的確如鳳凰的停棲，使人想起杜甫的名句：「碧梧棲老鳳凰枝」，杜甫說的是梧桐，卻似乎更適合拿來歌詠這碧綠飛張如鳥羽的鳳凰木呢。

鳳凰木的綠是一種極俗艷的綠，青中帶黃，翠亮耀眼。六月開花，花是一簇一簇野艷的猩紅。紛紅駭綠，完全是南國熱帶的嬌憨、野熾、俗艷之美。

今年的鳳凰花開得特別盛，整個大度山像火燒一樣。那俗艷大膽的紅與綠，不含蓄、不收斂，是準備著，在這一季，用最狂烈的方式，把生命燃燒消耗殆盡。

我站在那紅如血的花前，看血點飄灑飛揚，不禁要驚叫起來。原來生命是可以這樣揮霍的，它像是在嘲笑、不屑於世人的拘謹、小心翼翼，不屑於那樣畏縮的苟活，它要任情恣性，縱心所欲，給人間看，什麼才是真正的夏日南國之花。

花季過後，枝梢上結了豆莢，逐漸長大，可以長到手肘般的長度，有三指寬，一稜一稜，露出厚實飽滿的種子的形狀。到了成熟時，豆莢裂開，種子四處散播，來年春天附近地上便可見小小鳳凰木的新苗。

豆莢形成的季節，同時葉瓣也要開始飄零凋謝了。許多樹木的落葉十分驚人，

一大片一大片，彷彿刻意誇張死亡的悲劇，秋後的山上，枯葉的瑟颯，頗使人驚心動魄。

鳳凰木的落葉幾乎全無感覺。那米粒般的葉瓣，在風中變黃飄散，像蘇詞中說的「似花還似非花」，細細點點，迷離紛飛，一霎時便無影無踪。只有低頭細心去看，才見到滙聚的葉瓣，點細如萍，也無須人清掃收拾，一場秋雨，便化爲塵泥

冬天的鳳凰木只有光禿的槎桠，在空中飛張著，十分慘怖悽楚的姿態，垂吊著尚未落盡的長長枯黑的莢殼。很少人注意這就是鳳凰木，在夏季曾經驕奢冶艷、濃麗野俗的鳳凰木。

蟬聲逐漸聽不見了，秋雨陡起，我看見點細的鳳凰葉瓣開始飄零，夏秋之交，心緒是特別纏綿難解的啊！

教育部第 8 屆原住民族語文學獎

「翻譯文學」指定翻譯文本 4

【著作人】簡嬪

【著作名稱】〈阿嬤與樓梯〉《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

【內文】

現今都會型住宅，不管是公寓還是大廈，對老者而言，都有可改善的空間；前者終將變成攀岩練習場，後者高高低低到處是小階梯，也像是一種暗算。

公寓房子的難題在於樓梯，多少老者的晚年生活毀在那幾層巉岩似的樓梯上。他們一居數十年，在此養兒育女，生根茁壯，習於周遭生活圈與老鄰居，不輕易他遷。體力尚健時，絕對不相信自己會「無能」到連兩層樓都爬不了，此時若有晚輩奉勸他們售屋另覓吉第，以圖謀老年計，必遭其斥責，搬出當年打日本、躲轟炸之狡兔身手加以駁斥。他們萬萬想不到這就是年輕與年老的分界，年輕時可以後空翻，老來，你翻一個看看！

三十年前我家北遷，購新建之公寓三樓，歡喜入住。當年一屋皆壯，阿嬤也只有七十，體力矯健，元氣飽足，猶能日日到今之內湖科學園區昔為小山老樹古厝的地方去運動，或一時興起，獨自搭火車回羅東買雞鴨魚肉（她覺得台北的肉不好）。我們沒人想到有一天阿嬤會老，也就一再錯失換購電梯大樓的機會。彷彿「老」與「病」是火星上的土產，奇怪，如今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我們陷入集體愚蠢的狀態，深信此二字與我們無關。

有一天，阿嬤老了、盲了且出乎她自己意料地長壽了（當年，她哭我阿爸，口口聲聲哀歌：若將孫兒飼大，老母就欲來去找我的心肝子），下樓、就醫變成大工程。此時欲就近換購電梯大樓，「手骨沒哈泥大隻，錢不是蜆殼」（阿嬤語），我們自我怨嘆，果然如幼時她的預言：「嘴齒敲敲一米籬，沒三小路用啦。」掙錢的能力甚差。所幸家中有壯漢，當年被她電到「金摔摔」的那個孫兒，背她上下樓，不必求人。後來另遷透天厝，障礙雖然變小，仍然需背、抱，幸好人丁甚多，孫與曾孫圍繞，而且她似乎為了因應地形地貌讓自己的身體處於穩定且緩慢的衰頹狀態，家人只需代領慢性病藥，無須她常常就醫。但因室內室外有階，形成障礙，她已多年未能好好曬一場太陽了。

樓梯有多可怕，沒試過的人不能體會。雖說家中有壯漢，但壯漢也會變胖變喘，阿嬤只有四十多公斤，但已肢體變得僵硬，無法配合抱她的人的使力動作。抱一個一動也不動的人，除非受過舉重訓練乃是奪牌國手，否則承受不住那百斤般的沉重感，稍一不慎，連自己也會扭傷。尤其，樓梯空間窄，橫抱需提防阿嬤撞到頭，於是需有一人在後面護嬤頭、抬嬤腳，提醒主抱者小心這裡、小心那裡，那胖丁（已非壯丁）才走幾階，已面紅耳赤宛如宮保雞丁，發出喘聲，喊著：「稍等稍等，我喬一下。」好不容易爬完樓梯，第三人趕快將輪椅推來，讓阿嬤坐好，

三人左右協力抬輪椅過門檻，至院落，出鐵門前還有三階階梯，再抬過這三階才到大馬路，此時第四人已開車停靠妥當，那汗流浹背的胖丁再將阿嬤自椅中抱進車內，有一人已先進車內接應，將阿嬤的姿勢調好，綁好安全帶。負責陪醫的人背起包包坐前座，好，開車帶阿嬤去醫院。至醫院，一人去停車，一人推輪椅，一人辦事。看病回來，倒帶一遍。辦巴氏量表，再來一遍。看精神科，再來一遍。肺炎急診，再來一遍。每經歷一次，我們總會扼腕：「為什麼當年都沒想到阿嬤會有走不動的一天？」

雖然勞師動眾，我們對阿嬤的心念純正，只有疼惜，絕對無人出怨言發粗語。至於別人家的老人，那可不見得。若有個火爆兒子，才背一下，即取出家庭帳本，開始清算鬥爭：「你以前不是說不必靠兒子嗎？你自己起來走啊幹麼叫我背！」老人家衰的是身體，不是腦袋，吃這頓排頭，豈能不恨自己擱淺在這暗無天日的牢房不如去死，偏偏連求死的力氣也沒有了，只能看人臉色。活到這種地步，真不如一隻吉娃娃寵物狗！

如是我聞，罹患帕金森症逾十年、肢體日漸僵硬且體型偏胖的老奶奶，住在公寓三樓，雖有外傭照顧，每日早晨出門復健、黃昏至公園會友，那樓梯像割人的刀山。有朝一日，連移步都難的時候，一有病痛，只能央救護車接送。如果，她的病需就診、回診、急診，一週內數度進出，該怎麼個安排法？（說不定，不久的將來會出現「搬人」粗工，按件計酬，秤重索費，以拯救無數被困在公寓樓上的老人家。）

如是我聞，某位老爺爺與太太住在公寓五樓（天啊，真的是五樓），原本硬朗，忽然摔倒換髖關節，旁加病症，自此流連醫院。每回進出，只能叫救護車，所費不貲，欲另租無障礙電梯大樓，無人願意租給老病者。

金窩銀窩比不上自己的狗窩，偏偏這狗窩位在山崖邊、樹頂尖。

早年的電梯大樓，雖然上下有電梯，但不知何故，電梯前必有三五階階梯，彷彿無階不成樓，有階才暗合步步高昇之中國風水理論。蓋房子的人，不是蓋給自己住，更不是蓋給老人住，故室內格局室外空間，處處有礙。近年推案的新大樓都有無障礙觀念，是一大進步，可惜屋價比仰望星辰還要浩瀚無邊，豈是耄耋之年那顫抖的手能摸上邊的？